

现代文学名著中小

以本



沉 沦

郁达夫自叙小说选



新疆大学出版社

44-4
YDF

现代文学名著中小学选读本

沉 沦

52B-1

郁达夫自叙小说选

新疆大学出版社

目 录

银灰色的死.....	(1)
沉 沦	(15)
茫 茫 夜	(50)
怀乡病者	(79)
空 虚	(84)
青 烟.....	(103)
十一月初三.....	(111)

银灰色的死

上

雪后的东京，比平时更添了几分生气。从富士山顶上吹下来的微风，总凉不了满都男女的白热的心肠。千九百二十年前，在伯利恒的天空游动的那颗明星出现的日期又快到了。街街巷巷的店铺，都装饰得同新郎新妇一样，竭力的想多吸收几个顾客，好添些年终的利样。这正是贫儿富主，一样多忙的时候。这也是逐客离人，无穷伤感的时候。

在上野不忍池的近边，在一群乱杂的住屋的中间，有一间楼房，立在澄明的冬天的空气里。这一家人家，在这年终忙碌的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活气似的，楼上的门窗，还紧紧的闭在那里，可是金黄的日球，离开了上野的丛林，已经高挂在海青色的天体中间，悠悠的在那里笑人间的多事了。

太阳的光线，从那紧闭的门缝中间，斜斜到他的枕上的时候，他那一双同胡桃似的眼睛，就睁开了。他大约已经有二十四五岁年纪。在黑漆漆的房内的光线里，他的脸色更加觉得灰白，从他面上左右离出的颧骨，同眼下的深深陷入的眼窝看来，他定是一个消瘦的人。

他开了半只眼睛，看看桌上的钟，长短针正重坐在×字的上面。开了口，打了一个呵欠，他并不知道他自家是一个大悲剧

的主人公，仍旧嘶嘶的睡着了。半醒半觉的睡了一忽，听着隔壁的挂钟打了十一点之后，他才跳出了被来。胡乱地穿好了衣服，跑下楼来，洗了手面，他就套上了一双破皮鞋，跑上外面去了。

他近来的生活状态，比从前大有不同的地方。自从十月底到如今，两十月的中间，他每昼夜颠倒的，到各处酒馆里去喝酒。东京的酒馆，当炉的大约都是十七八岁的少妇。他虽然知道她们是想骗他的金钱。所以肯同他闹，同他玩的，然而一到了太阳西下的时候，他总不能在家里好好的住着。有时候他想改过这恶习惯来，故意到图书馆里去取他平时所爱读的书来看，然而到了上灯的时候，他的耳朵里，忽然会有各种悲凉的小曲儿的歌声听见起来；他的鼻孔里，也会有脂粉，香油，他沸鱼肉，香烟醇酒的混合的香味到来；他的书的字里行间，忽然更会跳出一个红白的脸色来。她那双迷人的眼睛，一点一点的扩大起来了。同蔷薇花苞似的嘴唇，渐渐儿的开放起来，两颗笑靥，也看得出来了。洋瓷似的一排牙齿，也透露着放起光来了。他把眼睛一闭，他的面前，就有许多妙年的妇女坐在红灯的影里，微微的在那里笑着。也有斜视他的，也有点头的，也有把上下的衣服服下来的，也有把雪样嫩的纤手伸给他的。到了那个时候，他总不知不觉的要跟了那只纤手跑去，同做梦的一样，走出了图书馆。等到他的怀里有服软的肉体坐着的时惯，他才知道他是已经不在图书馆内的冷板凳上了。

昨天晚上，他也在这洋的一家酒馆里坐到半夜过后一点钟的时候，才走出来，那时惯他的神志已经变得昏乱而不清。在路上跳来跳去的走了一会，看看四面并没有人影，万户千门，都寂寂地闭在那里，只有一行参差不齐的门灯黄黄的投射出了几处朦胧的黑影。街心的两条电车的路线，在那里放磷火似的青光。

他立住了足，靠着了大学铁栏杆，仰起头来就看见了那十三夜的明月，同银盆似的浮在淡青色的空中。他再定睛向四面一看，才知道清净的电车线路上，电柱上，电线上，歪歪斜斜的人家的屋顶上，都洒满了同霜也似的月光。他觉得自家一个人孤冷得很，好像同遇着了风浪后的船夫，一个人在北极的雪世界里漂泊着的样子。背靠着了铁栏杆，他尽在那里看月亮。看了一会，他那一双衰老的老犬似的眼睛里，忽然流下了两颗眼泪来。去年夏天，他结婚时候的景象，同走马灯一样的，旋转到他的眼前来了。

三面都是高低的山岭，一面宽广的空中，好像有江水的气味蒸发过来的样子。立在山中的平原里，向这空空荡荡的方面一望，谁都能生出一种灵异的感觉出来，知道这天空的底下，就是江水了。在山坡的煞尾的地方，在平原的起头的区中，有几点人家，沿了一条同曲线似的清溪，散在疏林蔓草的中间。有一天多清多梦的夏天的深更，因为天气热得很，他同他新婚的夫人，睡了一会，又从床上走了起来，到朝溪的窗口去纳凉去。灯火已经吹灭了，月光从窗里射了进来。在藤椅上坐下之后，他看见月光射在他夫人的脸上。定眼一看，他觉得她的脸色，同大理白石的雕刻没有半点分别。看了一会，他心里害怕起来，就不知不觉的伸出了右手，摸上她的面去。

“怎么你的面上会这样凉的？”

“轻些儿吧，快三更了，人家已经睡着在那里，别惊醒了他们。”

“我问你，唉，怎么你的面上会一点儿血气都没有的呢？”

“所以我总是要早死的呀！”

听了她这一句话，他觉得眼睛里一霎时的热了起来。不知是什么缘故，他就忽然伸了两手，把她紧紧的抱住了。他的嘴唇贴

上她的面上的时候，他觉得她的眼睛里，也有两条同山泉似的眼泪在流下来。他们两人肉贴肉的睛泣了许久，他觉得胸中渐渐儿的舒爽起来了，望望窗外，远近都洒满了皎洁的月光。抬头看看天，苍苍的天空里，有一条薄薄的云影，浮在那里。

“你看那天河。……”

“大约河边的那颗小小的星儿，就是象征我的星宿吧！”

“是什么星？”

“织女星。”

说到这里，他们就停着不说下去了。两人默默地坐了一会，他又眼看着那颗小小的星，低声的对她说：

“我明年未必能回来，恐怕你要比那织女星更苦咧”

他靠住了大学的铁栏杆，呆呆的尽在那里对了月光追想这些过去的情节。一想到最后的那一句话，他的眼泪更连续续的流了下来。他的眼睛里，忽然看见一条溪水来了。那一口朝溪的小窗，也映到了他的眼睛里来。沿窗摆着的一张漆的桌子，也映到了他的眼睛里来。桌上的一张半明不灭的洋灯，灯下坐着一个二十岁前后的女子，那女子的苍白的脸色，一双迷人的大眼，小小的嘴唇的曲线，灰白的嘴唇，都映到了他的眼睛里面。他再也支持不住了，摇了一摇头，便自言自语的说：

“她死了，她是死了，十月二十八日那一个电报，总是真的。十一月初四的那一封信，总也是真的。可怜她吐血吐到气绝的时候，还在那里叫我的名字。”

一边流泪，一边他就站起来走，他的酒已经醒了，所以他觉得有点寒冷。到了这深更半夜，他也不愿意再回到他那同地狱似的寓里去。他原来是寄寓在他的朋友的家里的；他住的楼上，也没有火钵，也没有生气，总只有几本旧书，横摊在黄灰也他电灯

光里等他；他愈想愈不愿意回去了，所以他就慢慢的走上了到上野的火车站去的路。原来日本火车站上的人是通宵不睡的；待车室里，有红红的火炉生在那里；他上火车站去，就是想去烤火取暖，坐待天明的。

一直地走到了火车站，清冷的路上并没有一个人同他遇见，进了车站，他在空空寂寂的长廊上，只看见两排电灯，在那里黄黄的放光。卖票房里，坐着了二三个女事务员，在那里打呵欠，进了二等待车室，半醒半睡的坐了两个钟头，他看看火炉的火也快完了。远远地有几声机关车的车轮声传了过来。车站里也来了几个穿制服的人在那里跑来跑去的跑。等了一会，从东北来的火车到了。车站上忽然热闹起来，下车的旅客脚步声同种种的呼唤声，混作了一处，传到他的耳膜上来；跟了一群放客，他也走出火车站来了。出了车站，他仰起头来一看，只见苍色醒形的天空里，有无数星辰，在那里微动；从北方忽然来了一阵凉风，他觉得冷得难耐的样子。月亮已经下山了。街上有几个早起的工人，拉了车慢慢的在那里行走，各店家的门灯，都像倦了似的还在那里放光。走到上野公园的两边的时候，他忽然长叹了一口气。朦胧的灯影里，窸窸窣窣的飞了几张黄叶下来，四边的枯树都好像活了起来的样子，他不觉打了一个冷噤，就默默的站住了。静静儿的听了一会，他觉得四边并没有动静，只有那工人的车轮声，同在梦里似的，断断续续的打动了他的耳膜，他才知道刚才的不过是几张落叶的声音。他走过观月桥的时候，只见他的彼岸一排不夜的楼台都沉在酣睡的中间，两行灯火，好像还在那里嘲笑他的样子。他到家睡下的时候，东方早已经灰白了。

中

这一天又是一天初冬好天气，午前十一点钟的时候，他急急忙忙的洗了手面，套上了一双破皮鞋，就跑出到了外面。

在蓝苍的天盖下，在和软的阳光里，无头无脑的走一个钟头的样子，他才觉得饥饿了起来。身边摸摸看，他的皮包里，还有五元余钱剩在那里。半月前头，他看看身边的物件，都已卖完了，所以不得不把他亡妻的一个金刚石的戒指，当入当铺里去。他的亡妻的最后的这纪念物，只质了一百六十元钱，用不上半个月，如今却只有五元钱了。

“亡妻呀亡妻，你饶了我吧！”

他凄凉了一阵，羞愧了一阵，终究还不得不想到他目下的紧急的事铺上去。他的肚里尽管在那里叽哩咕噜的响。他算算看这五元余钱，断不能到上等的酒铺里去一个醉饱，所以他就决意想到他无钱的时候常去的那一家酒馆里去。

那一家酒家，开设植物园的近边，主人是一个五十光景的寡妇，当炉的就是那寡妇的女儿，名叫静儿。静儿今年已经是二十岁了，容貌也只平常，但是她那一双同秋水似的眼睛，同白包人种似的高鼻，不识是什么理由，使得见她一面过的人，总忘她不了。并且静儿的性质也和善得非常，对什么人总是一视同仁，装着笑脸的。她们那里，因为客人不多，所以并没有厨子。静儿的母亲，从前也在西洋菜馆里当过炉的，因些她却颇晓得些调羹的妙诀。他从前身边没有钱的时候，大抵总跑上静儿家里去的，一则因为静儿待他周到得很，二则因为他去惯了，静儿母亲也信用他，无论多少，总肯替他挂帐的。他酒醉的时候，每对静儿说他的亡妻是怎么好，怎么好，怎么被他母亲虐待，怎么的染了肺病，死

的时候，怎么的盼望他。说到伤心的地方，他每流下泪来，静儿有时候也会陪他落些同情之泪。他在静儿家里进出，虽然还不上两个月，然而静儿待他，竟好像同待几年前的老友一样了。静儿有时候有不快活的事情也都告诉他。据静儿所谈，无论男人女人，有秘密的事情，或者有伤心的事情的时候，总要有一个朋友，互相劝慰的能够讲讲才好。他同静儿，大约就是一对能互相劝慰的朋友了。

半月前头，他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听来的情息，只听说静儿要嫁人去了。因为不愿意直接把这话来问静儿，所以朋后他只是默默的在那里观察静儿的行状。心里既有了这一条疑心，所以他觉得静儿待他的态度，比从前总有些不同的地方。有一天将夜的时候，他正在静儿家坐着喝酒，忽然来了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静儿见了这男人，就丢下了他，马上去招呼这新来的男子；按理这原也是很平常的事情。静儿走开了，他只能同静儿的母亲说了些无关紧要而且是无味的闲话。然而他一边说话，一边却在那里注意静儿和那男人的举动。等了半点多钟，静儿还尽在那里同那男人说笑，他等得不耐烦起来，就同伤弓的野兽一般，匆匆地走了。自从那一天起，到如今却有半个多月的光景，他还没有上静儿家里去过。同静儿绝交之后，他喝酒更加喝得厉害，想他亡妻的心思，也比从前更加沉痛了。

“能互相劝慰的知心好友！我现在上那里去找得出这样的一个朋友呢！”

近来他子迫掉亡妻之后，总想到这一段结论上去。有时候他的亡妻的面貌，竟会同静儿的混到一处来。同静儿绝交之后，他觉得更加哀伤更加孤寂了。

他身边摸摸者，皮包里的钱只有五元余了。他就想把这事作

了口实，跑上静儿的家里去。一边这样想，一边他又想起了《坦好直》(《Tannhauser》)里边的“盍县罢哈”(Wolfram von Eschenbach)来。

“千古的诗入盍县哈呀！我佩服你的大量。我佩服你真能用高洁的心情来爱‘爱利查陪脱’。”

想到这里，他就唱了两句《坦好直》里边的唱句，说：

Dortseist; —nahe dich ihr ungestört!

So flieht für dieses Leben

Mir jeder Hoffnung Schein!

(Wagner's《Tannhauser》)

(你且去她的裙边，去算清了你们的相思旧债！)(可怜我一生孤冷！你看那镜里的名花，又成了泡影！)

念了几遍，他就自言自语地说：

“我可以去的，可以上她的家里去的，古人能够这样的爱他的情人，我难道不能这样的爱静儿么？”

看他的样子，好像是对了人家在那里辩护他目下的行为似的，其实除了他自家的良心以外，却并没有人在那里责备他。

慢慢地到了静儿家里的时候，他们母女两个，还刚才起来。静儿见了他，对他微微的笑了一脸，就问他说：

“你怎么这许久不上我们家里来？”

他心里想说：

“你且问问你自家看吧！”

但是见了静儿那一副柔和的笑容，他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所以只回答说：“我因为近来忙得非常。”

静儿的母亲听了他这一句话之后，就佯嗔假怒的问他说：

“忙得非常？静儿的男人说近来你时常上他家里去喝酒去的

呢。”

静儿听了母亲的话，好像有些难以为情的样子，所以叫她母亲说：

“妈妈！”

他看了这些情节，就追问静儿的母亲说：

“静儿的男人是谁呀？”

“大学前面的那一家酒馆的主人，你还不知道么？”

他就回转头来对静儿说：

“你们的婚期是什么时候？恭喜你，希望你早早生一个又白又胖的好儿子，我们还要来吃喜酒哩。”

静儿对他呆看了一忽，好像要哭出来的样子。停了一会，静儿问他说：“你喝酒么？”

他听她的声音，好像是在那里颤动似的。他忽然觉得凄凉起来，一味悲酸，仿佛晕船的人的呕吐，从肚里挤上了心来。他觉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只能把头点了几点，表明他是想喝酒的意思。他对静儿看了一眼，静儿也对他看了一眼，两人的视线，同电光似的闪发了一下，静儿就三脚两步的跑出外面去替他买下酒的菜去了。

静儿回来了之后，她的母亲就到厨下去做菜去，菜还没有好，酒已经热了。静儿就照常的坐在他面前，替他斟酒，然而他总不敢抬头来再看她一眼，静儿也不敢仰头来看他。静儿也不言语，他也只默默的在那里喝酒。两人呆呆的坐了一会，静儿的母亲从厨下叫静儿说：

“菜做好了，你拿了去吧！”

静儿听了这话，却兀的不动身体，老是坐在那里。他不知不觉的偷看了一下，静儿是在落眼泪了。

他胡乱的喝了几杯酒，吃了几盘菜，就歪歪斜斜地走了出来。外边街上，人声嘈杂得很。穿过了一条街，他就走到了一条清净的路上。走了几步，走上一处朝西的长坡的时候，看看太阳已经打斜了。远远的回转头来一看，植物园内的树林的梢头，都染了一片绛黄的颜色。他也不知是什么缘故，对了西边地平线上融在太阳光里的远山。和远近的人家的屋瓦上的残阳，都起了一种惜别的心情。呆呆的看了一会，他就回转了身，背负了夕阳的残照，向东的走上了长坡。

同在梦里一样，昏昏的走进了大学的正门之后，他忽而听见有人在叫他说：

“Y君，你上哪里去！年底你住在东京么？”

他仰起头来一看，原来是他的一个同学。新剪的头发，穿了一套新做的洋服，手里拿了一只旅行的藤清，他大约是预备回家去过年的。他对他同学一看，就作了笑容，慌慌忙忙的回答说：

“是的，我什么地方都不去，你预备回家去过年么？”

“对了，我是预备回家去的。”

“你见他清人的时候，请你替我问问安吧。”

“可以的，她恐怕也在那里想你咧。”

“别取笑了，愿你平安回去，再会再会。”

“再会再会，哈……”

他的同学走开了之后，他一个人冷冷清清的在薄暮的大学园中，呆呆的立了许多时候，好像疯了似的，呆了一会，他又慢慢的向前走去，一边却自言自语地说：

“他们都回家去了，他们都是有家庭的人。Oh, home! sweet home!”

他无头无脑地走到了家里，上了楼，在灯底下坐了一会，他

那昏乱的脑髓，也把刚才在静儿家里听见过的话想了出来：

“不错不错，静儿的婚期，就在新年的正月里了。”

他想了一会，就站起来，把几本旧书，捆作了一包，不慌不忙的将那包旧书拿到了学校前边的一家旧书铺里。办了一个天大的交涉，把几个大天才的思想，仅仅换了九元余钱；有一本英文的诗文集，因为旧书铺的主人，还价还得太贱了，所以他仍旧不卖。

得了九元余钱，他心里虽然在那里替那些著书的天才抱不平，然而一边却满足得很。因为有了这九元余钱，他就可以谋一晚的醉饱，并且他的最大的目的，也能达得到了。——就是用几元钱去买些礼物送给静儿的这一个宏愿——

从旧书铺走出来的时候，街上已经是黄昏的世界了，在一家卖给女子用的装饰品店里，买了些丽绡(ribbon)犀簪同两瓶紫罗兰的香水，他就一直地跑上了静儿的家里。

静儿不在家，她的母亲只一个人在那里烤火。见他又进来了，静儿的母亲好像有些嫌恶他的样子，所以问他说：

“怎么你又来了？”

“静儿上哪里去了？”

“去洗澡去了。”

听了这话，他就走近她的身边去，把怀里藏著的那些丽绡香水等拿了出来，对她说：

“这一些儿微物，请你替我送给静儿，就算作了我送给她的想礼吧。”

静儿的母亲见了那些礼物，就满脸装起笑容来说：

“多谢多谢，静儿回来的时候，我再叫她来道谢吧。”

他看看天色已经晚了，就叫静儿的母亲得去替他烫一瓶酒，

做几盘菜。他喝酒正喝到第二瓶的时候，静儿回来了。静儿见他又坐在那里喝酒，不觉呆了一呆，就向他说：

“啊，你又……”

静儿到厨下去转了一转，同她的母亲说了几句话，就回到了他的面前。他以为她是来道谢的，然而关于刚才的礼物的话，她却一句也不说，只呆呆的坐在他的面前，尽一杯一杯的在那里替他斟酒，到后来他拚命的叫她添酒的时候，静儿就红了两眼，对他说：

“你不喝了吧，喝了这许多酒，难道还不够么？”

他听了这话，更加大口痛饮了起来。他心里的悲哀的情调，正不知从哪里说起才好，他一边好像是对了静儿已经复了仇，一边又好像是在那里哀悼自家的样子。

在静儿的床上醉卧了许久，到了半夜后两点钟的时候，他才踉踉跄跄的走出了静儿的家。街上岑寂得很，远近都洒满了银灰色的月光，四边并无半点动静，除了一声两声的幽幽的犬吠声之外，这广大的世界，好像是已经死绝了。跌来跌去的走了一会，他又忽然遇着了一个卖酒食的夜店。他摸摸身边看，袋里还有四张五角钱的钞票剩在那里。在夜店里他又重新饮了一个尽量。一霎时他觉得大地高天，和四周的房屋，都在那里旋转的样子。倒前冲后的走了两个钟头，他只见他的面前现出了一块大大的空地来。月光的凉影，同各种物体的黑影，混作了一团，映到了他的眼里。

“此地大约已经是女子医学专门学校了吧？”

这样的想了一想，神志清了一清，他的脑里，起了痉挛，他又不是现在的他了。几天前的一场情景，便同电影似的，飞到了他的眼前。

天上飞满了灰色的寒云，北风紧得很。在落叶萧萧的树影里，他站在上野公园的精养轩的门口，在那里接客。这一天是他们同乡开会欢迎 W 氏的日期，在人来人往之中，他忽然看见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穿了女子医学专门学校的制服，不忙不迫的走来赴会。他起初见她面的时候，不觉呆了一呆。等那女子走近他身边的时候，他才同梦里醒转来的人一样，慌慌忙忙地走上了前去，对她说：

“你把帽子外套脱下来交给我吧。”

两个钟头之后，欢迎会散了，那时候差不多已经有五点钟的光景。出口的地方，取帽子外套的人，挤得厉害。他走下楼来的时候，见那女子还没穿外套，呆呆的立在门口，所以就又走上去问她说：

“你的外套去取了没有？”

“还没有。”

“你把那铜牌交给我，我替你去取吧。”

“谢谢。”

在苍茫的夜色中，他见了她那一副细白的牙齿，觉得心里爽快得非常。把她的外套帽子取来了之后，他就跑过后面去，替她把外套穿上了。她回转头来看了他一眼，就急急的从门口走了出去。他追上了一步，放大了眼睛看了一忽，她那细长的影子，就在黑暗的中间消灭了。

想到这里，他觉得她那纤软的身体似乎刚在他的面前擦去的样子。

“请你等一等吧！”

这样的叫了一声，上前冲了几步，他那又瘦又长的身体，就横倒在地上了。

月亮打斜了。女子医学校前的空地上，又增了一个黑影。四边静寂得很。银灰色的月光，洒满了那一块空地，把世界的物体都净化了。

下

十二月二十六日的早晨，太阳依旧由东方升了起来。太阳的光线，射到牛込区役所前的揭示场的时候，有一个区役所的老仆，拿了一张告示，贴上了揭示场的木板。那一张告示说：

行路病者①：

年龄约可二十四五之男子一名，身長五尺五寸，貌瘦，色枯黄，颧骨颇高，发长数寸，乱披额上，此外更无特征。

衣黑色哔叽旧洋服。衣袋中有 Ernest Dowson's 《Poems and Prose》一册，五角钞票一张，白绫手帕一方，女人物也，上有 S. S. 等略字。身边留有黑色软帽一顶，穿黄色浅皮鞋，左右各已破损。

病为脑溢血。本月二十六日午前九时，在牛 若松町女子医学专门学校前之空地上发见，距死约四小时。因不知死者姓名住址，故为代付火葬。

牛込区役所示

① The reader must bear in mind that this is an imaginary tale after all, the author can not be responsible to its reality. One word, however, must be mentioned that he owes much obligation to R. L. Stevenson's 《A Lodging for the Night》and the life of Ernest Dowson for the plan of this unambitious story.

(读者须知，这只是一则虚构的故事，作者毕竟不能对其真实性负责。可是，有一点必须在此提到：这篇没有希望的小说的构思，取材于史蒂文森的《宿夜》和道生的生平者甚多。)